

臺灣省政府新聞處贊助出版

今日傳播與文化問題探討

資訊爆炸 的落塵

徐佳士 著

G206.3
2002

港台書室

三民叢刊

150

資訊爆炸的落塵



徐佳士著



00819415

三民書局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資訊爆炸的落塵：今日傳播與文化問

題探討／徐佳士著．--初版．--臺北

市：三民，民86

面； 公分．--(三民叢刊；150)

ISBN 957-14-2565-6 (平裝)

1.大眾傳播-論文,講詞等

541.8307

86002089

國際網路位址 <http://sanmin.com.tw>

◎ 資訊爆炸的落塵

—今日傳播與文化問題探討

著作人 徐佳士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電話／五〇〇六六〇〇

郵撥／〇〇〇九九九八——五號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重南店／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

編號 S 85356

基本定價 叁元陸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 不准侵害

ISBN 957-14-2565-6 (平裝)

自序

劉士傑

把這群長短不一的作品集印在一個封面之下，是遵從三民書局劉董事長振強先生多年來的熱忱敦促。振強先生是一位不肯順從市場傾向的理想主義出版家，認為曾經受到足夠尊重已由重要報刊印出的文章，值得用較正式的形態集印成為較有恆久性的書籍。劉董事長似乎相信這是一個出版者的文化責任。

筆者在受青睞之餘開始整理可能值得再花費社會資源複製的拙作，組成一個文集。希望讓它有別於過去那些雜文集子（《符號的陷阱》、《符號的遊戲》、《模糊的線》和《冷眼看媒體世界》），較為嚴肅和較有同質性。結果乃搜集了印在後面這些大致上是探研今天傳播與文化問題的論述。

1. 序 自

所謂今天的傳播和文化問題，也只是從筆者比較熟悉的學術領域來看觀察而已，而有點僭越地，用文學方法為這文集安了「資訊爆炸的落塵」這個名字。

落塵本來是指核子爆炸所導致的令人憂慮的，甚至可怖的意外後果。核子在空中爆炸所產生的落塵給地球上生靈的威脅廣為人知，資訊爆炸為大部份人帶來的樂觀期盼則是遠遠多於疑慮。

從傳播媒體發展史的觀點來看，資訊爆炸——巨量製造和高速傳散——的過程，早在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說的「戈騰堡星雲」(Gutenberg Galaxy)形成活版印刷術盛行時就已開始了。當電子媒體出現、光纖問世、電腦誕生，通訊衛星升空時，這番爆炸乃接近高潮，它的落塵開始濃密密地散落人間，許多伴著資訊時代來到的傳播和文化問題（以及政治、經濟……等後果）紛紛湧現。

人類解決這類難題的必要性比解決核子爆炸落塵問題更為無可規避。因為反核運動可能有一天成功禁絕任何可怖的核子爆炸，但是世界上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攔資訊科學與工程以及新媒體的進一步發展，而避免這種特殊形式的爆炸？落塵將繼續飄下。

所以這個落塵問題在傳播學術界應該受到關注。本文集的論題大半直接或間接與此有關。

一九九七年春於新店山居

資訊爆炸的落塵

——今日傳播與文化問題探討

目次

自序

世界資訊新秩序的爭論

1

新資訊秩序對大陸與臺灣的文化涵義

13

資訊時代的文化適應

31

傳播媒介跨進資訊時代

53

麥克魯漢的傳播理論評介

69

傳播與發展理論的探討／85

近代新聞思潮的演變／97

人的三級跳／109

知的權利抑或傳播權利？／119

「知的權利」三困境／135

媒介前途與民主前途／139

「政治溝通」也要講求「溝通倫理」／145

報紙怎樣才能成為公眾論壇？／151

記者的地位、權力和能耐／157

記者自主權的建立／165

請給新聞記者自主權／171

新聞報導應該改變政策與作風／177

艦隊街的陷落／185

電影・社會・文化／189

電影面臨的文化問題／197

縱論電視問題／205

電視觀眾的動機分析／213

社會變遷與看電視行為／223

我國大眾傳播媒介的文化表現／235

簡述臺灣學界傳播研究中國化的努力／243

中國傳統中人際傳播特徵初探／251

附錄

大眾傳播衝激下的文化沈思（座談記錄）／257

世界資訊新秩序的爭論

關於世界資訊新秩序的爭論，個人僅就平日閱讀與觀察所得，將主題分成五大部份來討論：一、爭論發生的背景，二、資訊新秩序爭論成為國際政治的新課題，三、西方舊秩序系統的答辯，四、雙方爭論的戰場，五、我們如何應付。

「資訊分配」造成問題

首先談背景問題：

二、三百年前，機器生產所帶來的「產業革命」，打破以人力生產、以人力運送物資的傳統，使得物資產量變得異常豐富，物資運送益加迅速，物資世界一時為之改觀，對國際政治與國民生計都有深遠的影響。因此某些歷史學家認為世界動亂至今未停，就是產業革命的

結果。

因為產業革命使得世界各國的財富與資源的分配，愈見懸殊，形成國家勢力的強弱差異，於是所謂的強權國家展開一連串的帝國主義侵略行為，我國也是受害者之一。

本世紀中葉後期，西方世界又發生一次類似產業革命，發明新機器的新革命。這些新機器的發明也加速了產品的製造運送，但卻與產業革命時代的運送、分配、生產的產品不同，這些產品本身是摸不到、看不見，它必須透過其他工具表現才看得到、聽得見，我們通稱它們為「資訊」(information)。

資訊機器發明之後，資訊產品急劇增加，運送量又多又快。這些機器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電腦、人造衛星及許多新的電訊設備。

資訊機器問世，也和產業革命一樣，造成「分配不均，流通不平衡」的現象。以前的國際政治局勢一直環繞物資資源分配與爭奪的問題，自從發明「資訊機器」以後，則又增加了「資訊分配」的問題，這也是今天討論的主題背景之一。

實際上，物資的生產和運送也要借助資訊，而資訊生產也借助於物資。換句話說：它們彼此之間有很多的「硬體」互相為用。

「硬體」乃是資訊工程師、科學家常用的名詞。生產資訊所用的「硬體」必須依賴舊有

的工業做基礎，因此，以往佔有強大物資優勢的國家或地區，現在又增加了一項新的權力來源。因為它們今天在資訊生產方面，也像物質生產一般，超過「傳統工業」的落後國家。我們時常說，知識就是力量（權力），其實，知識就是資訊，誰握有資訊，誰就擁有知識技術，就有權力。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裏，許多政治力量薄弱的國家，紛紛起而呼籲建立新世界經濟秩序，其成功程度有多少，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可以預料各國在物資的分配方面，已漸趨平均。例如，有許多開發中國家已經能把剩餘的糧食及物資外銷至富裕國家。這些技術、工業發展落後的國家因為擁有自然資源，促使爭取經濟新秩序的口號聲音，趨漸微弱。

但是，當發生資訊新秩序的爭論時，許多自覺在世界資訊生產與分配佔下風的國家或地區，已風起雲湧地希望能於資訊資源方面，佔得一席之地，這是今天討論主題的背景之一。多年以來，許多自認為本國資訊受到剝奪的國家（即第三世界國家），認為應該重新安排世界資訊，以設法消滅其國家對於資訊富裕國家的依賴。讓我們舉出這一觀念的兩位「發言人」的說法來透視這個問題：美國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教授席勒(Herbert Schiller)認為，世界資訊資源的分佈極不公平，他表示這不但是一種資訊的問題，它的影響力實與政治、經濟、外交力量密切有關。

席勒以美國為例，寫了一本《大眾傳播與美利堅帝國》的書(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他在書中把美國當成資訊帝國，把大眾傳播視為新的帝國主義。他認為「媒介帝國主義」並不是純指資訊資源，還配合著美國政治、國防的實際需要以從事擴張。

席勒說，鑑於美國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實際需要，所以發展出很多的相關資訊事業。例如：為政治、軍事和安全戰略目的而發展人造衛星，為「多國公司」便於控制市場情報，而發展電訊設備與電算機。

同時美國大眾傳播媒介具有相當高的商業性，美國傳播界的商業性不僅表現在其國內，就是輸往國外的資訊，也相當商業化。例如向世界各國輸出的電影、電視節目錄影帶、唱片，都是資訊商業化的表現。概括一句話，即是「媒介的帝國主義」。

席勒雖然言之鑿鑿，但是仍有些學者並不同意他的論調。例如另一位「發言人」英國的社會學者鄧斯託(Jeremy Tunstall)，此人不同意席勒「帝國主義」說法，曾經在他的一本書中提到：美國資訊向外銷售，是由於輸入的國家(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缺少自己的文化力量與自覺性，因此當資訊強國輸入資訊時，就會盲目接收。而且這些地區語言分歧，彼此無法交換資訊，因此當一種新工具足以用來打破語言隔閡及歧異時，更易為當地人士接受。

鄧斯託的第二個假設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屬於古老的統治階級文化，當這種文化已趨向衰老時，則新文化的輸入就會為大多數人接受。

第三個假設是：在資訊力量薄弱的國家，其文化內容較難以新的傳播媒介來表現。就是說，這些國家可能有自己的舞蹈、戲劇、文學，但是很難用廣播、電視等新發明的媒介來表現。所以時至今日，不易發揚光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了許多新興國家，國際社會組織也隨之一變。在現有的國際組織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新興國家，大半都是戰前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三分之一是古老、傳統、崇尚個人自由主義的國家，另外，就是共產國家了。

在這種國際政治情勢相互激盪的環境裏，許多受到「文化侵略」的國家，忠實的反應了他們民族主義的感受，希望建立資訊新秩序，呼籲之聲此起彼落，這個問題漸為國際政治舞臺所重視。

建立資訊新秩序的另一壓力來自共產集團。第三世界國家體制類似蘇俄極權專政，他們需要控制資訊，無法如英、美一般自由。因此，共產世界與第三世界兩股力量，在國際資訊爭論中站在一塊兒。

爭論的主題

爭論的主題有下面幾個：

一、就新聞流通而言：目前國際間的幾個大通訊社（路透社、合眾國際社、美聯社、法新社），幾乎霸佔了世界新聞流通的孔道。對於這點，第三世界國家極端不滿，因為這些通訊社對於第三世界通常是「報憂不報喜」。

二、就大眾文化而言：資訊發達的英、美國家，紛紛將他們的衣、食、住、行，娛樂等生活方式輸送至世界各地。許多國家為此抱怨，認為大眾媒介的資訊內容將摧毀各地的本土文化。

三、就技術轉移而言：資訊機器出現之後，工業技術落後的國家，需要求助於先進國家。表面上看來這些技術雖然不存價值判斷，意識型態與思想，但是往往因為技術轉移，使得許多技術落後的國家，更加依賴先進國家。而且西方的技術也不一定完全適合落後國家的需要。

四、就國家主權而言：美、蘇、歐洲等先進國家，利用精進的科學技術任意發射人造衛星、通訊衛星與偵察衛星，在衛星探視含蓋的地區，可以一目了然地觀察他國的一舉一動，

使得這些地區的國家主權受到侵犯。

重建資訊新秩序

基於上述諸項論點，因此有人提出改變現有資訊秩序，重建資訊新秩序的構想：

一、設法減少對資訊富裕國家的依賴性，甚至不惜與之斷絕關係。

就新聞流通而言，各國莫不希望在三世界成立聯合通訊社，不再依賴資訊大國通訊社的消息。這方面的工作，目前已有進展，例如在南斯拉夫成立的「不結盟國家聯合通訊社」和中美洲的「中美通訊社」。在亞洲有在印度成立「沙瑪查」通訊社，但表現不佳。

但是此種工作不見得十全十美，因為第三世界通訊社雖然為獨立或各自結盟，可是控制權則操縱在政府手中，新聞枯燥，類似政府公告，就是其本國的新聞媒介都很少採用。

二、設法在其國內設立「發展性新聞事業」，藉新聞事業協助國家發展，使新聞內容不受西方理論及原則影響。這些國家認為應該為「新聞」制訂新的定義和方向，以符合國家發展之要求。

三、創造參與性的傳播，發展橫式傳播，讓社會上各階層人士都有參與傳播媒介的平等

機會，使人人都成為傳播者。因此主張發展地區性、小型的傳播媒介。

反對者的意見

西方世界主張維護資訊舊秩序的學者，對於重建資訊新秩序，也提出了一些批評。

他們說：呼籲重建資訊新秩序的壓力，多半只來自那些國家的政府及當權者而已，這些人士企圖將資訊抓在手裏，加強控制。他們否認西方社會對新聞流通的控制力，他們認為因為有了西方的國際新聞媒介，才使人對世局有明瞭真相的機會。再者，這些大通訊社，彼此之間也有競爭性，大通訊社並強調新聞自由。他們認為：假使按照新秩序的構想，即真正的新聞將會被歪曲，換句話說，這些學者認為重建資訊新秩序將會違反基本人權。但是他們也表示願意協助落後國家發展資訊設備——包括訓練人才、提供裝備。

今年五月，甚至有一群西方新聞從業人士在法國的Talloures開會，由「世界新聞自由委員會」主持，三百多位新聞工作者參加，並發表宣言對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聲言不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議案約束，並重申新聞自由的原則。以上所言，無論理論或做法都是西方社會對重建資訊新秩序的反駁。

國際資訊爭論的主戰場

實際上，國際資訊爭論的主戰場就在 UNESCO。UNESCO 以往一向負責推動新聞自由。聯合國憲章並將資訊自由交流視為人權之一。

聯大於一九四六年，通過「新聞自由宣言」，一九四八年並在日內瓦舉行「新聞自由會議」，那時尚被西方國家控制。但是自從許多新興國家加入該組織之後，重建資訊新秩序的力量反變為成優勢。第一次力量的轉變發生在一九六七年，當時制訂太空條約以保障太空的自由探測，但同時規定：當國家利益受到威脅時應與當事國商議。

一九七〇年 UNESCO 第十六屆大會，開始討論國際資訊新秩序的問題。一九七六年 UNESCO 於肯亞的奈羅比召開第十九屆大會時，蘇俄提議，應通過宣言，說明國家應該有權決定何種資訊可以流入或流出，要求讓國家有限制資訊流通的權力。

蘇俄的宣言至今雖未獲得大會承認，卻引發了更大的衝突，當時大會立即通過成立「傳播問題研究國際委員會」，由愛爾蘭前外長麥克布萊(Sean MacBride)主持。委員會經過兩年不斷討論研究，總算提出一份報告。